

投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，散文，現代詩歌，古典詩詞，曲藝雜談，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 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## 但盡閒心

梁鑫茹

偶得閒暇，在公園緩緩漫步。滿目蕭瑟中忽然發現了一抹色澤如火的紅，走近一看，原來在一顆枯樹上竟掛滿了晶瑩剔透的紅果。這一個個小精靈，不顧風的威脅，自顧自在枝頭跳起舞來，美麗而熱烈。這抹紅讓我眼前一亮，心生雀躍。若非這半日閒暇得來的一顆閒心，匆忙的趕路人又怎能發現身邊的美景呢？

古人便深明這「閒適之道」。明代孫克弘繪製了一幅《林下清課圖》的畫卷。其中「月上」一卷令人印象深刻。夜色如墨，初升的月亮將銀輝灑向大地，月光下，一位古代文人半倚窗台，靜賞月色。畫卷之上配有寥寥數語，「幾樹梧桐，一輪初駕，微風飄拂，景色可喜」。將古人的閒適狀態展現的淋漓盡致。古人的閒，在於給生活留白，當我們深諳萬物之美時，就不會被日常生活的瑣碎打擾。

現代文人對閒適亦有自己的解讀。周作人先生說：「我們看夕陽，看秋河，看花，聽雨，喝不求解渴的酒，吃不求飽的

點心，都是生活上必要的一一雖然是無用的裝點，而且是愈精煉愈好。」喝茶是他給生活的裝點，當燒開的清泉與素雅的茶碗碰撞，片刻之間，茶葉便在熱水中舒展，一時間香氣撲鼻，似一副生動的水墨畫。這茶香則漫過鼻，直抵人心。抱著閒適的心過日子，生活便會回贈你萬般美好。

「閒」藏在生活的細枝末節中。美學大師蔣勳有次去一家公司做演講，問道：「你們在這裡工作五年了，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，公司門口那一排樹是什麼樹呢？」眾人面面相覷，事實上，他們公司門口那排小葉欖仁的葉子漂亮極了，綠色的葉子會在陽光照耀下閃閃發亮。蔣勳的一句話喚醒了眾人的眼睛，也喚醒了他們日趨麻木的心。原來，懷揣一顆閒心，人間才處處是風景。

「忙裡偷閒」亦是給生活鬆綁。好友已為人母，照顧孩子的繁忙中，依然固執地為自己留下一方小天地。夜半時分，當萬物歸於沉寂，她結束了一天繁重的勞作後並沒有睡去，而是和衣坐在書桌前，點一炷香，在香味縈繞中開始與書對話。昏黃的燈光下，書頁在指尖流動，這一刻她只屬於自己。對她而言，閒暇時的讀書，便是對心靈最好的滋養。

## 故鄉的麥田

蘇作成

在記憶的深處，故鄉的麥田如同一幅泛黃的畫卷，承載著我童年的歡笑和青春的夢想。那些金黃的麥穗，是故鄉最鮮明的色彩，是鄉愁最深沉的印記。

儘管時光荏苒，故鄉的面貌發生了變化，麥田不再像過去那樣廣闊，但那片土地仍然保留著麥子的痕跡。每當春風拂過，麥苗破土而出，那一片翠綠，既是希望的萌發，也是生命力的象徵。麥田，就像故鄉的一首詩，雖然篇幅縮減，卻依舊詩意盎然。

「青青園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」麥田里的每一株麥苗，都在晨露的滋潤下，努力地向上生長。那些曾經的麥浪，如今或許已被其他作物所取代，但麥田的靈魂並未消逝。它依然在那些堅持種植麥子的鄉親手中，一年一年地傳承，那是對傳統農耕文化的堅守，是對故鄉記憶的執著。

麥子在夏天熾熱的陽光下漸次地成熟，金黃一片，彷彿是大地的笑容，又彷彿是大自然慷慨的贈禮。麥子在風中搖曳，發出沙沙的聲音，那是大自然的交響樂，是豐收的預告。儘管現在的稻田更多，但那些依然在耕作的麥田，就像一座座的豐碑，記錄著故鄉的歷史和變遷。

「稻花香裡說豐年，聽取蛙聲一片。」儘管現在的田野上，稻花的香氣更為濃郁，但麥田的芬芳依舊留在人們的鼻尖和心頭。它提醒著我們，即使時代進步，也不能忘記那些曾經滋養過我們的土地和作物。麥田的存在，是對過去的尊重，是對未來的期許。

秋天的麥田，收割後的土地裸露，那是大地的坦誠，是新生命的準備。冬天的麥田，麥茬在雪中靜默，它們默默地等待著春風的再次吹拂，等待著生命的輪迴。四季更迭，麥田的故事在繼續，它見證了歲月的流轉，見證了故鄉的發展。

故鄉的麥田，雖然面積減縮，但它承載的情感並未減少。它見證了故鄉人民的勤勞與智慧，見證了農業的進步與變遷。那些堅守麥田的人們，他們的的笑容和汗水，是故鄉最溫暖的畫面。

每一粒麥穗，都表示著鄉親們對土地的熱愛，都表示著鄉親們對生活的敬重。

麥田，是故鄉的詩，是記憶的歌，是歲月的畫。它告訴我們，無論時代如何變遷，那些根植於心底的情感，那些與土地相連的記憶，都將永遠鮮活。讓我們珍惜每一片麥田，感恩每一粒麥穗，因為它們是故鄉的魂，是故鄉的詩，是我們心中永恆的風景。

## 鳥的家，我的園

郭之雨

梨園有鳥，披肝瀝膽地鳴叫，像是泉水從太陽上叮咚瀉落。先是一聲，後來聲聲，緊接著樹梢上騰起一片鳥影，忽高忽低，叫聲如潮，扯開一片無垠大的幽靜。

這是一大片梨樹，從南到北在艷陽裡鋪開，從記憶裡搜索，我還沒長大就是梨園了。我和這片梨樹相依為命。彼此站立，彼此對大地忠誠，彼此在綠色沉寂中，烘托著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。

最動人的是春天，梨樹變成一棵醉人的花樹，堆雲砌霧。花期過了，那些開過的，或樹上聯姻，或落地成泥，然後，就是它看我年老，我陪它成長的過程了。

人們對它是賦予溫暖情感的，梨花落後，先是疏果。掐掉畸形果，萼果，中心果的同時，還要剪去過於繁茂，影響陽光照射的側枝。這其間，如果在枝杈上發現

鳥巢，已經不是新鮮事，鳥巢黑色氈帽一樣架著，裡面是蛋，或鳥，有著不為人知的故事。

再早，這些鳥巢大多築在屋簷下的，也許因為鋼鐵水泥限制，和蛇，蟲，鼠的侵擾，曾幾何時，便做到樹上，和人間草木花親近。

初夏，是孵化鳥蛋的季節，我每天出工小心翼翼，盡量小出動靜，直到有一天，聽到毫無顧忌的「唧唧啾啾……」怯縮縮地叫，有時細到像沒有。肯定小鳥孵化出來了，便一時好奇，興起，爬上樹，看鳥寶幾隻？多大了？就在剛剛接近鳥巢時，一隻大鳥振翅飛出來，瘋了一樣，忽高忽低，拼了命地鳴叫，是護崽兒？是訊號？是召喚？果不然，又箭竹一樣飛來一隻大鳥，兩隻鳥輪番撲向我頭頂，大有「狹路相逢勇者勝」的勢頭。

我用手護住頭部，倆鳥並沒有停下來的意思，依舊狂叫，依舊撲啦啦地飛，那意思是說：「你要幹啥？你究竟想幹啥？敢動我的孩子，我和你拼了……。」鳥的搏擊，激起我萬丈豪情，我笑了，你連骨頭帶肉不到兩口，我頓生頑劣之心，靠近鳥巢，遠離鳥巢；靠近，遠離；再靠近，再遠離，倆大鳥，鳥視眈眈，圍著我跳來繞去，鐵鑄般的小嘴伸著，氣得渾身羽毛直立，竟像充滿氣一樣，渾身圓鼓鼓的。

鳥巢裡四隻小鳥，面對這場面，不為所動，仰起脖子，張開黃黃的小嘴，望著

高遠的天空，好像回憶無盡的往事，又像在思考著未來。

觸景生情，讓我想起很多年以前，女兒和我一起看《動物世界》，裡面那個豬媽媽，為保護她的孩子們，故意暴露自己，把狼群引開，最後犧牲自己，保護了一群小野豬。竟讓女兒淚流滿面。而這鳥雀又何嘗不是呢？忽然自責，梨園也是我和鳥類共同的家園啊！

如果我擁有一塊《民間故事》裡海力布的那塊石頭就好了，含在嘴裡，可以和鳥交談，告訴它們：「你們不要怕，我不會傷害你們的孩子了，我也是一個母親，我懂得母愛是最強大，最無私的，可以不懼生死，藐視困苦的！」

大自然萬生萬物，都有感情的，而絕不遜色人類。梨園邊沿，有一棵楊樹，楊樹上雀巢裡，住著一對喜鵲夫婦。如果地球上只有我們人類，只有年復一年的耕耘播種，沒有鳥語花香，那該是何等沉寂？

鳥巢空了，除了幾片落羽之外，就是鳥糞的味道。那些出窩的小鳥長成大鳥，都和我熟絡了，我鋤草，打藥，套袋時，很多鳥靠近我，抖動翅膀，在我頭頂翻飛，有時遠了，我吹聲口哨，馬上回來，晃動小腦袋，伴隨我左右，嘰嘰喳喳唱歌給我聽。

太陽正中，像被梨樹梢頭托著，風陣陣，地上扔些晃動的暗影。我沉浸在滿足裡，梨園有聲而綽約，每天都有新衍生，和我情話綿綿。

## 文藝副刊



# 文明互鑒和文化自信何以並行不悖？

## ——專訪著名學者、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

中新社深圳6月24日電 著名學者、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曾擔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，年近八旬的他於2024年3月出任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圖書館館長。「重操舊業」的葛劍雄日前接受中新社「東西問」專訪，暢談中外圖書館的異同與進步、歷史地理學的重要性以及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等議題，強調在文化自信的同時，東西文化應互相尊重，實現美美與共。

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記者：圖書館館長是一所大學的重要學術崗位，您在年近八旬之際出任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圖書館館長，您心目中理想的圖書館應該是什麼樣子的？中外圖書館能彼此提供哪些借鑒？

葛劍雄：一個大學、一個好的圖書館，不僅僅要有書、告訴大家這本書在哪裡，還要告訴大家某個學科的學術前沿是什麼，最新學術動態是什麼，最新的資料在哪裡，怎麼去檢索……這就要求圖書館必須有一批專業的學科館員。

圖書館不僅是一個藏書、找書、看書的地方，還應該是全校一個信息、動態、思想、觀念集中的地方，而且要有新功能。我們要創新，給圖書館提供更好的條件，讓有限的資源、有限的空間更好地發揮作用。

沒有哪一個圖書館是十全十美的，圖書館有各種功能，有專業的圖書館，有公眾的圖書館，也有適合各個不同層面的圖書館。大學圖書館應該有它自己的特點。另外，現在各方面發展太快，即使在今天認為很理想的，可能明天就不是了，所以圖書館要根據社會的發展作出不同的調整，從這個角度講，我想最理想的圖書館祇是在我心目中，現在還沒有。

1985年，我第一次到美國哈佛大學的圖書館，後來也到其它大學圖書館，發現他們和我們的圖書館有很大差別。

我們當時的圖書館任務是把書管理好、保管好。

比如古籍不讓看、不讓複印，拍照擔心閃光，也不可以。而美國圖書館的概念是每一本書最好都能來看，服務好讀者，讓書盡量地發揮作用。

另一方面，我們的圖書館條件之前太差，經過改革開放，館硬件有非常大的進步。像我們學校這樣的圖書館，和現在世界上任何一流大學、一流城市相比，我們都當

之無愧，更加重要的是一些圖書館理念也已改變，就是著眼於為讀者服務。當然，圖書館真正的理念、在人文方面的提昇以及新功能方面還是很不夠的。

各種圖書館要根據不同的功能，實現很好的匹配互補。比如要求高校圖書館都要向公眾開放，這是混淆概念。特殊情況下，公共圖書館做不了的時候，在某些地區或者在某個階段，專業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為公眾開放，是一種彌補。在正常情況下，這兩者要區分開來，不然就造成資源的浪費；還有要求大學圖書館24小時開放也是沒有必要的，個別的特殊需求可以用特殊手段來安排。

現在大量電子資源在網絡上都可以找到，但很多人不會去利用。所以現在對圖書館資源合理利用、資源共享才是最最重要的，圖書館永遠不可能滿足每一個人的需求。

中新社記者：對於一個合格的大學生來說，歷史知識應該掌握到哪個程度？

葛劍雄：美國很多大學無論學什麼專業，在本科必須學兩門課。一門是歷史，一門是藝術。藝術是提昇人的精神境界、審美觀念。很多人都弄不明白歷史是什麼，歷史是後人對前人前事有意識地選擇性地記錄。比如清朝皇帝的史料就有很多。如果不選擇，一般人不但看不懂，也沒有時間看。那用什麼來選擇呢？用我們自己的主流價值觀念來選擇。

很多人誤解學歷史就是要知道一些知識，知道一個過程，其實學歷史主要是有助於確立正確的歷史價值觀，所以它的重要性超過其他學科。

中新社記者：您是歷史地理學的權威，請您談談如何樹立起「世界中的中國」的概念？

葛劍雄：很多人誤以為歷史地理是既研究歷史又研究地理，但歷史地理不是歷史加地理，而是歷史時期的地理。中華文明怎麼產生的呢？

離不開當時的地理環境。你看當初曾經滿天星斗，各地都出現文明曙光，比如良渚文明，但是其他的文明曙光之後都暗淡甚至斷絕了，祇有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裴汾陶寺遺址等，祇有發展到河南偃師二里頭。為什麼呢？是因為這塊地方當時是最適合人類生活、生產、生存的。黃土高原和黃土衝積的平原，土壤疏鬆，沒有茂密的植被，容易開

發成農田，而且它連成一片，這個管理成本很低。最後這裡成為中華民族、中華文明發展的核心，並且向四方擴展。所以無論是中華民族還是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，我把它歸結為兩條主線：一條主線就是不斷地適應地理環境、利用地理環境，一定程度上改造地理環境，這樣保證人類的物質文明。另一條主線就是從精神上成為人，不斷地產生人性，鞏固人性，來克服獸性、生物性。但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，都不能離開當時的地理環境。

到了今天科學技術發達，如果人們能夠順應地理環境，還是可以起到最大的效應。比如深圳，靠近香港，對外開放容易，這就是人文條件。又比如「一帶一路」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就是要發揮海運的優勢，這離不開地理條件。一定程度上人們可以克服地理環境的障礙，但是利用它的話不是更好嗎？包括竺可楨對歷史氣候變遷的研究成果，第一階段靠考古資料，第二階段靠物候資料（主要是歷史地理），第三階段靠方志，也主要是運用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。所以歷史地理學科未來對人類應該作出更大的貢獻。

我們一直強調中華文明是獨立發展的，這不是因為中華民族的祖先有什麼特異功能，而是地理環境所決定的。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基本上都是環地中海周圍發展的，早期的印度文明基本上受希臘文明影響，而中華文明的確是獨立發展起來的，原因就是地理障礙。印度靠中國最近，也隔著喜馬拉雅山、青藏高原、橫斷山脈和印度洋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中華文明在歷史上找不到同其他文明進行有效交流的途徑，所以很長時間內中華文明不瞭解希臘、羅馬、埃及，希臘、羅馬、埃及同樣也不瞭解中華文明。

但另一方面，人類之間必然有交流的需求，更主要有一種深層的需求。總有人認為我們祖先怎麼不開放，開放的動因是什麼？其實祇有真正的需求才是動因。比如絲綢之路，張騫出使西域是偶然的，他的目的不是為了貿易，但絲綢傳出去之後外界就有了貿易的需求。中國對海洋也沒有需求，古代海洋對中國而言就是「漁鹽之利」，打魚、曬鹽，但鹽國際上也不是全靠海洋的，即使我們今天中國人食用的鹽中，海鹽祇供應5%，其他鹽來自內陸的鹽礦。對海洋真正的需求是航運，但古代中國並不需要。要知道在古

代中國的確可以不需要世界，而世界需要中國。

所以我們現在兩種傾向都要防止，一種認為中華文明是完全同外界沒有聯繫的，不是這麼回事。最早的小麥、黃牛、綿羊就是外界傳入的，青銅冶煉技術也是巴比倫人傳過來的，後來物質上傳播過來更多，佛教也是外面來的，並不是絕對封閉的。但另一方面，中國的確是長期沒有開放的意願和需求，這也是事實。到了今天，我們就要知道，面對當今世界，中國不開放是不行的。

除了價值觀念，從思想上我們至少要瞭解人。我們在文化自信的同時，也要文明互鑒。今天我們的開放，是歷史的必然，也是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需求。

中新社記者：從史學家的角度出發，您認為當下的中西文明交流互鑒應該著重哪些方面，又該注意哪些問題，以更好推動人類文明進步？

葛劍雄：世界上各個重大文明，都有值得借鑒學習的地方，文明互鑒、文化互鑒和文化自信應該是並行不悖、相得益彰。片面地強調自信而沒有互鑒，會變成一種自戀、自我封閉、自娛自樂。因為任何一種文明、任何一種文化，都需要適應特定的時間空間，都不是一成不變的。

佛教傳入中國後，中國不但接受它，還把它變成中國文化一部分，所以文明的交流融合是廣泛的。但是對哪些應該接受，這是有選擇性的，中國從來沒有對哪個文明照單全收。對於中國自信這個概念，我的理解其實是文化自信。因為中華文明是我們以往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，總體一定要自信。但不是說我們所有的文化都一定是優秀的，要認識到具體的文化各有千秋，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自覺地產生一種文化自信的概念。

這就是費孝通先生生前所倡導的：首先各美其美，大家都是文化自信；然後是美人之美，真心誠意地理解、讚美、欣賞其他文化之美。最後達致各種文化美美與共。大家都本著這樣的態度，既有文化自信，同時尊重其他文化，叫美美與共、天下大同。這個天下大同當然不是政治上的合一，而是大家和諧包容。祇有在這樣的基礎上，才能夠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。命運共同體，離不開價值觀，離不開精神。